

恐怖谷 之夜

路言 著



7.5
6

恐怖谷之夜

莫非 路言 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120千字

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册

ISBN 7-80053-281-X/I·101

定价: 2.2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怪谲的盗贼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夜来香旅馆·····	(17)
第 三 章	恐怖谷第一夜·····	(34)
第 四 章	深涧孤墓·····	(51)
第 五 章	神秘的失踪者·····	(68)
第 六 章	怪影幽灵·····	(83)
第 七 章	不安宁的峡谷之夜·····	(99)
第 八 章	幽暗莫测的地下通道·····	(116)
第 九 章	血战野人洞·····	(134)
第 十 章	孤女奇遇·····	(151)
第十一章	野人之谜·····	(164)
第十二章	但愿人长久·····	(174)

第一章 怪诞的盗贼

一只蓝白相间的高速摩托艇开足了马力，在湖面上朝着滨湖的小闸镇疾驰而去。

这是仲夏的一个清晨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平静的湖面上笼罩着轻纱般的薄雾，空气新鲜温暖，湿漉漉的，湖边苇丛中的鸟儿还在熟睡。闪烁着红色警灯的摩托艇从芦苇旁飞掠过去之后，它们才受了惊动，张惶失措地尖叫着腾飞起来，一直冲向曙光微露的暗蓝色晨空里，久久无法安静。

摩托艇上，县公安局长张云发眉头紧锁，久久地凝视着前方，一言不发。半个多小时前，小闸镇百货公司来电报案，说是他们公司的仓库遭了抢劫。又是小闸镇百货公司！张云发调任这个县公安局不到三年，至少已经六次接到这家公司的报案。可是每次，此案都因为线索中断，调查无法深入，案件不了了之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公安局长，对于这件事无论如何是不甘罢休的。无法破案，防范却总还是可以的，张云发亲自从本局和小镇上选拔了几个人，组成一个侦保小组，负责小闸镇百货公司的安全保卫工作。没想到，侦保小组成立不到一个月，又发生了新的盗案。

摩托艇的艇身猛的一震，打断了张云发的沉思，原来，摩托艇已经靠上了小闸镇的湖边码头。

小闸镇临水靠山。镇子不大，总共只有六、七千口人，镇内却如蛛网般密布着十几条河渠，几十座桥梁，是个典型

的江南水乡小镇。百货公司座落在镇中心，四面环水，只有南面的营业部门前有一座小桥与其它街道相联，俨然一座天然岛屿。

张云发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。刚赶到营业部门口，他就布置两个跟来的刑侦队员留在桥头，封锁现场。然后带着其余人员直奔后院仓库。

仓库大约是由旧时的祠堂改建的，后壁没有窗子，显得高大阴森。山墙东西两侧都是院墙，墙外便是围河。南侧，正对着仓库大门，是一块宽阔的晒坪，隔坪便是新建的营业大楼、食堂、宿舍等建筑。其间相隔约为一百二十米。

这时候，仓库大门敞开着，库房内灯火通明。门口乱哄哄地聚着好些人，看见张云发，他们纷纷闪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张云发目光焦灼地朝围聚在仓库门口的人群扫视了一眼，他认出他们都是这家百货公司的职工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不放心地问了一句：

“现场没有被破坏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闻讯赶来的百货公司经理胖子老李应声回答，一边抹着头上的汗，一边讨好地递上一支“万宝路”，谄笑着说：“张局长，我们都有经验了，你们不来，我们是不进入现场的。瞧，我把这儿都用绳子拦上了。”

张云发又好气又好笑，挥挥胳膊谢绝了胖经理递过来的“万宝路”，不无挖苦地说：“是啊，你们是有经验了，谁在库房里面？”

他忽然警觉起来，因为他辨听出库房里有轻微的响动。

“是林边。”经理胖子老李赶忙回答，“是本镇的治保

委员林边，他在里面拍摄现场照片。”

“哦，”张云发不由松了一口气，“李经理，你先把情况作个简单的介绍吧。”

李经理说道：“今晚在这座院子里值班的，共有三个人：你们局里派来的小刘、我们公司的会计周文山和门卫徐老伯。由于营业部门前的那座石桥是进公司的必经之道。所以，周文山和徐老伯就留在一楼营业厅值守，小刘负责门前和院内的巡逻。当然，他主要注意的也还是前门。一来因为前面那座石桥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，二来因为后院有一条德国种的牧羊犬，一有动静，它就会报警，很是厉害，平素连本公司职工都不敢近它身边。上半夜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没有出现任何情况。到了下半夜两点多钟，正在门口巡查的小刘，突然发现暗处有两个黑影闪动了一下，他便大声喝问：‘谁？’一边喝问，一边朝门旁暗处赶去。两个黑影一声不吭，嗤溜一下，一个从小刘身边擦过，越过石桥，朝镇里跑去，另一个则顺着院墙，沿河向东窜去。小刘喊了一声：‘快，抓坏人！’便朝镇上追去。徐老伯则去追赶那个顺院墙向东逃窜的窃贼。结果，小刘追了两条街，也没追上那个家伙。徐老伯倒追上了那个顺墙溜的窃贼，可是却被歹徒打昏了，到现在还没醒来。已经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去抢救了。”

那个刑侦员小刘听完李经理的叙述，补充着证实道：“我追赶的那个家伙，跑得真快，一溜烟就没影儿了。”

张云发瞥了他一眼，悻悻地说：“你是局里的百米赛跑冠军，成绩都快赶上省里的记录了。看来，这个盗窃犯倒是个当运动员的好料子。”

胖经理老李附和着嘻笑起来。

小刘听出张云发话语里的不满成份，忍不住委屈地咕哝道：“局长，这可怪不得我。百米赛跑，是晴天白日在运动场上举行的。可是我追赶那个盗窃犯，是在夜里，小镇上又没有路灯，道路七弯八拐，要跑出运动场上的成绩来，真有点象搬梯子登天，看得见达不到的。”

张云发依旧不服气：“可是对方也处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之中呀！”

张云发不说这话还好，一说这话，小刘的满腹委屈似乎更多了：“我也在奇怪着呢：那家伙似乎不是个凡人，那么黑暗的大街小巷，他逃起来就象有人为他开灯指路似的，绊不了脚，也撞不上墙，而且无声无息，象练过轻功，真他妈的见鬼！可是我，你瞧这儿：少说额头上也撞了两只包。”

张云发瞧了瞧，小刘额头上果真有两块肿疙瘩。于是，他把到嘴边的话又噎了回去。他知道小刘的性格，那个即将就擒的盗贼，决不是因为小刘的疏忽大意而漏网的。看来，那个家伙确实具有非常的能力，决非三言两句就可以在这里搞个明白的……因此，张云发把脸转向李经理，问道：

“后来的情况呢？”

李经理接着刚才的话说道：“当时，只有周文山因为腿脚不便，没有追出去。他撑着双拐，来后院巡查，看见仓库大门已经被打开了。”

张云发用目光在人丛中找着了撑双拐的周文山，他是个只有一条右腿的中年人，白皙的四方脸上，架着一副秀郎镜，一只眼睛的目光有点斜，前额一络头发总是软耷耷地搭拉着。听见李经理提到自己，他慌忙点着头证实道：

“不错，张局长，我赶到后院的时候，看见仓库的大门已经打开了。”

“狗呢？”张云发记起了那条德国种的凶猛的牧羊犬，“你听到狗叫了吗？狗到哪儿去了？”

周文山仿佛刚想起这个问题似的，拄着双拐沉吟了一会，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没听见狗叫，也不知道它跑哪儿去了。”

小刘也替周文山作证说：“我也没听见狗叫，可是仓库的门却开了，这事真奇怪！”

张云发沉思着走近大门。这是两扇笨重的包镶着铁皮的木门，当中是一道钢栓，门栓上那把两斤重的大铁锁被拧扭得变了形，半挂在门上——确实如此：大铁锁是被人拧开的，而不是被人用机械方式砸开或撬开的。这一点，就是凭肉眼也能断定。

可是，拧开这样一把笨重牢固的特大型挂锁，得用多大的超人的力量？！事实和常规逻辑在这里发生了冲突，不仅使刚刚从县城里赶来的侦察员们，就连局长张云发也为之目瞪口呆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过了好一会，张云发才用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取下挂锁，交给身旁的技术员：“带回去，检验指纹和破坏方式。”

虽然他知道，检验的结果很可能又是一无所获。

这时，镇上的治保委员林边举着一只配有闪光灯的高级玛米亚照相机，小心翼翼地绕过库房里的货堆，退到门边来了。

张云发看见他，眼睛亮了一下，急切地问：“林边，发现什么情况没有？”

林边个子不高，身材单薄，一副文弱书生模样。事实上，他也真的是个秀才：他毕业于电影学院，后来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。十几年前，他和几个年轻战友接受一项光荣使命，去越南战场拍摄纪录影片。任务是完成了，但他的那几个战友却都在一次B—52轰炸机群的地毯式空袭中献出了生命，长眠在异国的热带丛林中。他算是侥幸捡了半条生命——说是半条，因为他受了严重的震伤，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后遗症。只要一听到大的声音，或是精神受到强烈刺激，便头疼欲裂，甚至会长时间昏厥过去。为此，他不得不离开电影制片厂，复员回到小闸镇开了一月照像馆。大约也是由于脑部受伤的缘故，自从他复员回到故乡十几年来，几乎没有一个人看见他笑过。冷冰冰的脸上，一双眼睛也是郁郁寡欢。哪怕是面对最漂亮的姑娘，他的眼睛里也绝不会闪过一分一毫的柔情和暖意。所以，他虽然已年过四十，仍然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，至今仍是光棍一根。

这时，林边冷冷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仓库内失窃。我已经拍好现场照片，可以请李经理他们进来清点失窃货物了。”

李经理和仓库保管员一进门，立刻报出了失窃的物品和数量：

“色布一疋，软面笔记本一箱。”

“还有午餐肉罐头一箱、精粉盐一大袋。”仓库保管绕到货堆后面，补充着报告。

张云发苦笑了一下：“还丢失了什么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胖子李经理报告说。

“别的什么也没丢。”仓库保管员也强调证实。

张云发令人不易觉察地叹了一口气，走出仓库，问那几位正在勘验现场的刑侦队员：

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人们摇摇头。

仓库的东边的院墙上有一扇小门，门外是座石阶码头。这是为装卸货物方便而修筑的。负责勘验这片地区的侦察员报告说：

“张局长，我这儿有情况：院墙上有新鲜的足趾印，墙头上还有一络毛发。看来，窃贼是从这儿越墙潜逃的。”

张云发立即赶过去。借着手电筒的强烈光柱，清楚地辨别出墙上那只足趾印。那是一只很大的、巨人般的趾印。张云发让人把它拓取下来。然后，又取下了墙头上那络棕红色的毛发。

院墙上的那扇小门完好无损，看来窃贼没有顾及到它。等到取来钥匙打开后门，众人不禁瞠目结舌：只见空荡荡的码头旁，扔着一大堆野兔、狐狸之类的兽皮，旁边还躺着那条失踪了的德国种牧羊犬——它是被活活挂死的，连眼珠都暴突出来了。

张云发带上所有的物证，在公司的楼上立即召开现场案情分析会。

“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，给罪犯先画个像吧。”作为一局之长，张云发不想过早地表态，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
胖子李经理首先开口，他悻悻地说道：“连这一次案件在内，我们公司一共失窃七次。我敢说，作案的是同一伙罪犯。因为每次作案手法都是一样的，每次都是拧断门锁，入库行窃。而且，每次总会在这儿或是那儿扔下一大堆兽皮，

仿佛是在赎买我们的货物似的。”

“从经济观点上来说，我们可一点儿也不吃亏。”有人笑了起来：“他们丢下的那一堆兽皮，卖的价钱可以远远超过我们失窃的货物价值。”

林边板着脸，思考着说：“我觉得这伙罪犯的视力很好。仓库里的电灯是我进去之后才打开的。在此之前，里面黑咕隆咚，他们或他能准确地取走货堆后面的午餐肉罐头箱和盐粉，实在令人不可思议。”

“也许是凑巧。”有人提出异议。

“不可能！”林边立即反驳，“当中还隔着好几堆货。如果不是有意选择，他们完全应该窃取离门口最近的货物嘛！”

“也可能他们的嗅觉特别敏锐。”有人又提出了新的见解。

侦察员小刘不同意地说：“根据我的经历来看，与其说他们嗅觉敏锐，还不如说他们视力超常。很可能，他们是一伙习惯于黑夜中行窃的惯犯。”

胖子李经理偷眼瞥瞥张云发，提出了质疑：“既然是惯犯，为什么不拣值钱的东西偷？我们仓库里值钱的东西多得很，他们却只偷些色布、本子之类，甚至偷窃一角几分钱一斤的食盐，这哪象惯犯干的事？”

周文山表示赞同李经理的观点：“这伙罪犯也真是奇怪，每次都只偷些基本生活用品，不象是以赢利为目的的。”

林边沉思着，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我看，小闸镇百货公司发生的这一连串案件，不象是人干的。”

真是一语惊四座。林边的声音虽然不高，却象一颗炸

弹，把周围的一切纷争声都掩盖和压了下去。只有局长张云发的一双眼睛感兴趣地闪亮了一下，点点头，鼓励他说下去：

“老林，你有什么推想？大胆地说。”

林边面无表情，不慌不忙地分析着说：“我在援越抗美战争期间去过越南，在那里的亚热带丛林深处，偶尔会有些野人出没。这些野人，具有人类的某些特点。在我国的神农架原始森林及本镇附近的深山里，也传说生活着一些野人。我觉得，野人作案的可能性为大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盗贼行动敏捷，力气很大，奔跑速度快捷，夜间视力极佳，这些都符合传说中的野人特性；第二，后院院墙上留下的足趾印和毛发，显然不是文明人的；第三，作案的方式和目的不符合文明人的常规逻辑。”

人们纷纷议论起来。

四方脸上架着秀瑯眼镜的周文山，不屑地皱了一下眉头，冷笑着说道：

“简直是瞎扯淡！我在大学里是专攻人类学的，研究过不少有关野人的资料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证明野人具有文明人的智商。我无法想像，来小闸镇百货公司作案的野人竟然需要布疋、罐头，甚至还有笔记本！也无法想像它们会懂得商品交换，以物易物，用死兽皮来换取公司仓库里的货物。”

周文山言之有理，一时赞同他观点的人数也不算少。尤其是那些从县城里赶来的侦察员们，更是大摇其头，反对野人之说。

“所谓野人，一定是犯罪分子制造的假象！谁亲眼见过

野人了？那些都是传说，查无实据的！”

可是，支持林边的人也不甘示弱：

“如果不是野人作案，那拧断的铁锁、院墙上巨大的足趾印和棕红色毛发如何解释？”

大家争执不休，辩论不出个结果。最后，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了局长张云发的身上。

张云发沉思着，长长地抽了一口烟，然后简短地总结道：

“大家的意见都有可取之处。现在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：第一，这是团伙作案，而不是个别犯罪分子单独作案；第二，这伙犯罪分子能力超常，行为怪异，这也是可以肯定的。至于这伙犯罪分子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野人，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。所以，当务之急，除了对断锁、足趾印、毛发三种物证立即进行技术检验外，现在还需要百货公司的门卫徐老伯提供人证，因为他是今夜唯一同犯罪分子有过直接接触的人。”

当下作了分工，侦察员们兵分几路，去干自己的事。

张云发亲自带着书记员和镇上的治保委员林边，赶到卫生院去看望徐老伯。

这时，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了，阳光从碧空中一泻而下，穿过翠绿的葡萄架，轻轻洒在宁静的病房里。

张云发他们三人蹑手蹑足走进门，看见一位年轻护士正在替徐老伯注射针药。徐老伯面色潮红，双目紧闭，躺在病床上喘着气，呼吸紧一阵、慢一阵，胳膊还缠着一根绷带。

“他的伤势要紧吗？”张云发朝徐老伯唠唠嘴，轻声地问那护士。

护士微微一笑，摇摇头：只是胳膊上受了点外伤，伤口不深，不要紧。他主要是精神上受了强刺激。瞧，我正在给他注射镇静剂，过一会儿就可以安静下来……”

那护士话还没说到底，只见徐老伯一挥胳膊，大声喊叫起来：

“鬼！……妖怪！……鬼！”

他喊了一阵，慢慢安静下来，又昏昏然地睡着了。

趁着这个机会，张云发向护士打听了徐老伯住院后的一些情况：

“他一直都这样说着胡话吗？”

护士点点头：“他一直喊个不停，说什么红毛妖怪要吃他、鬼怪在后面追赶他……都是这一类的谰语。他叫喊着的时候，脸上的神情也很紧张可怕，仿佛真的有妖怪要吃了他似的。”

张云发停顿了一下，又继续问道：“他胳膊上的伤口有什么特征吗？”

护士回忆了一下，说：“我看不象是刀斧之类的扎伤砍伤，倒象是动物的利爪抓伤的。”

张云发点点头，又跟护士交谈了一会。这时，大约是针药见了效，徐老伯渐渐宁静下来，并且慢慢睁开眼睛，醒过来。

“徐老伯，你好点了吗？”护士亲切地问着，一边指指张云发他们：“县公安局的张局长特地来看望你，向你了解情况来了。”

张云发微笑着点点头，在徐老伯的床边坐下。

徐老伯夜间受了惊吓，此刻反应有些迟钝，他朝张云发

他们盯看了好一会，才慢慢明白过来，嘴唇一翕，冒出一句话来：

“公安同志，他们、他们是妖怪呀！”

徐老伯心有余悸，尽管此刻是阳光灿烂的早晨，旁边又有两位公安局的同志，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。

张云发看出他的心情，和颜悦色地安慰道：“徐老伯，你不要担心，有我们在，什么样的妖怪也伤害不了你。你把夜里发生的事，从头慢慢说起吧。”

徐老伯镇定了一下情绪，便开始叙说道：“当时，我听小刘喊了一声：‘快，抓坏人！’就一脚冲出了营业部的大门。在门外看到了两个黑影子，小刘盯上当中的一个，朝石桥对岸的镇上追去，我就追着另一个，顺着围墙朝东跑去。那家伙逃起来真快，眼一眨功夫，就跑到尽东头，顺墙拐向北面去了。我不敢放松，手里提着棍子，照旧追下去。追到围墙拐角处，向北一看，那家伙不见了影子。虽说是个月黑夜，四面黑咕隆咚，但我们公司楼上亮着灯，围墙旁边又是河水，一有晃动着影子，总还是能够辨别得出来的。被追的家伙一下子没了影子，我心里难免有些发毛，不觉愣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头顶上忽然恶声恶气地传来一声闷响。我抬头一看，真是魂飞魄散，叫都叫不出声来了。只见被追的那家伙原来就立在围墙拐角处，它至少比我高出两个头，浑身上下毛茸茸的，两只眼睛绿幽幽，瞪得象小灯笼。一张嘴巴黑洞洞，露出一排獠牙。我吓得浑身筛糠，心想，天啊，这不是过去老人们常说的山魈吗？这么一想，心里更怕了，双腿发软，扔下手里的棍子就想回转身子逃跑。哪知，它大概以为

我要抡棍子打它，挥着胳膊朝我握棍子的右臂一扑，只觉一阵钻心的痛，我胳膊被它的爪子拉开一道长口子，棍子落到地上，我又痛又怕，一下子就昏了过去，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”

听完徐老伯的叙述，张云发又安慰了他一番，再三向他解释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鬼神妖怪，他夜间听见，可能是错觉，也可能是犯罪分子的伪装。一席话，把徐老伯说得似信非信，不由得点头承认。

走出卫生院大门，林边认真地对张云发说：“老张，你对徐老伯说的那一番话，是连你自己都无法信服的。”

林边当年在县城读高中时，与张云发是同班同学，所以，他在张云发面前说话总是无所顾忌。

张云发听了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在目前情况下，我在公开场合只能这样表态了。”

林边不同意地说：“应该实事求是嘛！从掌握的材料来看，案子确实是那些传说中的野人干的。我们不应当回避这个事实。后退一步说，事实也不是能够随主观愿望回避得了的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一个公安干警迎面走过来，向张云发报告说：“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：门锁属非机械性损伤，锁上的指纹、墙上的足趾印均属非常见人体特征，墙头上的棕红色毛发，也不属于常人体毛。”

张云发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然后，和林边互相对视了一下。

林边说：“这是科学检验的结果，你总不能再保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了吧。”

张云发苦笑一下，说：“我不是不承认事实，而是顾及

承认这一事实后的社会效应：小闸镇的一连串盗窃案，竟是一些与野兽无大异的野人干的。群众会怎么议论？我们公安局要不要接收这个案子？如果抓获了这些‘犯罪分子’，又怎么办？放它们走？还是判它们的徒刑、把它们劳动改造成新人？”

张云发啼笑皆非地摇了摇头。

林边说：“据我所知，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把野人正式划归人类范畴。即使与食人生番的未开化民族相比，野人在进化程度上也是落后了若干世纪的。因此，对于这样的‘犯罪分子’，无需动用你们公安局，只要我们镇上派些民兵对付就行了。抓住它们，也只是个送往科研机关的事，根本无法用人类的法律去制裁它们。倘若用你们执法机关来对付这些无异于动物的野人，恐怕倒真的要令世人贻笑大方了！”

林边不开玩笑，说得极其认真。

张云发考虑着说：“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野人，至今仍然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。科学界尚无定论，我们就把案子推到所谓‘野人’头上，这样不了了之，上级领导机关和下边的群众都会对我们产生误解。如今有许多事，实在是难办得很！”

林边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但是，你用‘犯罪分子的伪装’这一说法来自欺欺人，也是行不通的。我们的人证、物证都有了嘛！”

张云发说：“这些证据还不能说明一切。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调查研究。周文山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如果真是野人在作案，那么，这些野人的智商并不比文明人低多少！它们需要布疋、食盐、甚至还需要文化用品笔记本，还懂得商品交换！这真不简单。我看，这里头恐怕有个很复杂